

泌園集

七



泌園集卷二十四

明烏程董份著

邑侯雲屏先生膺獎序

昔漢選擇牧守令長分治郡縣又雜遣使者稽天下風俗察吏治得失舉其卓異者天子賜璽書褒勉之使居其位或遂擢至九卿所以別賢與能警否而振惰也當是時賢吏以治行稱者彬彬而出皆誠篤惻愷實務政化其亦盛哉母乃褒厲鼓舞之得其道有所感奮者與明興略倣漢制以繡衣使者出按諸郡縣得察舉如法而獨璽書不輕賜然使者舉故有數其所不及舉者則檄下褒獎之以明嘉與之意是亦璽書之遺義也而諸

曹尙書郎亦時充使者以職事行部則制不得舉而獨有獎事畢皆上之天官天官按其舉與獎之等而行擢用焉其法亦備矣今戶曹徐君行漕事至浙而吾邑雲屏張侯首在獎中蓋先是侍御宿君以侯治迹而察舉之矣夫侍御制得舉也故其次乃有獎若尙書郎則法特止于獎然則在尙書郎則獎亦其至者也以侍御得舉則舉之尙書郎不能舉則獎之是合御史尙書郎皆以侯爲獨至者矣然舉者得榜于朝布于天下而獎者獨行其一郡一邑故獎下則一郡一邑之人皆率而宣行之所以體承使者之意而不隱善也亦以明褒勵者之示勸也會侯獎檄下邑人父老百姓千人以上白侯

宣行如故事侯不肯貳侯饒君復進言諸人士所以白  
者侯乃歎曰嗟乎古之君子上德而後功辭名而重實  
故靈芝不以灌植而芳者其性殊也君子不以名譽而  
勸者其志定也幸奉命于此以拊循贊化道爲職方畢  
精竭能以務成古人惻怛德化之業寧用是爲名揚乎  
幸謝諸士人父老百姓至意敬聞命矣于是饒君不得  
其說過而問于董子董子曰夫語儋石之容者不足以  
包於器也論尺寸之徑者不足以盡于度也故器各有  
極度各有至是矣翔于寥廓者不以榆枋爲止辦于至  
德者不以榮名爲華侯方將務德化究道原入贊明世  
至治之盛宜其不以一言爲喜一名爲足也此其器度

深遠矣雖然名者上之所以礪世而下之所以觀則也  
君子議道自己而作則在人昔在唐虞降至周室其君  
臣之所褒美咨嗟咏歎載之詩書者何其盛也是豈樂  
爲名哉然而百官稱治四海歸化後世莫加焉則以褒  
一而勵萬也且使者雖不及此而其仰承明天子之命  
以褒獎賢者于是而宣之使天下知使者爲得人能不  
辱命使諸郡縣知侯之以賢被獎有所則法人皆喜于  
其名而益本其實則踴躍者進矣諸郡縣之賢者又各  
若是諸部使者之獎賢者又各若是則所以成明世之  
治者獨不在此與侯獎有璽書召用他日擢九卿股肱  
列在左右亦必有詩書之所褒美者明天子上嘉帝王

不獨漢世而已也願侯因諸君之請而卜之饒君乃以是強侯而予遂述其說如此侯所至有異才始授江右之進賢縣不數月以有服去至今江右稱治能高者必曰張侯及來烏程徹壅去滯清政飭紀民有訟者下其辭于鄉直卽罷之不乃置于法故庭無淹獄攬繩墨晰事情黠滑吏不能爲奸故斷無惑聽盡疏縣之名戶大小各有籍有事則按籍而上下之如親行里中故賦無枉役縣之諸負者催督有次輸不渝約徵不畏禦故官無宿逋人以是服其能而觀侯所稱凜乎不自止也予以是益深服之云

奉贈大學士少保礪翁八十壽序

嘉靖壬寅七月十七日實少保毛公八十之初度也先是公辭相退居者蓋二十年矣深惟仕宦之至卿相遠甚卽有至者皆膺力經營未有不出入外內廩廩得之者也少保文學經藝親授採拔職在啟納揖讓而談道德委蛇而圖政治不出長安城門而至輔相未嘗執奔走之役服有司之事身在日月之際通籍禁闥者四十餘年歷事四帝皆與知意靡有一日之譴斯已寵榮極矣武皇帝倦勤之末閹豎干內賊亂騷外加以大漸之臨而乏委裘之嗣惟公與二三大臣正色戮力贊展凝命援立眞主雖天啟明聖謳謌所歸而負重任責總綱維制大計鎮天下匡國家之急處禍變而中外不搖易

明世而海內不知非公等力耶昔孝文興而絳侯輔英  
宗立而魏公顯故書歌股肱易稱棟隆詩贊狼跋甚哉  
故命之艱難也若公者非所稱社稷安危之具耶公致  
位既極殊業既就方主上所倚人所嚮臻朝廷將樹勳  
建爵酬受命之烈而公業已引去矣脫屣萬鍾之位堅  
辭五等之列成功不居長揖謝世卓然不獲世之顯隆  
也推此志也其意亦深遠矣歷觀往昔功名之士履盛  
滿之期非必持爵祿之重忍不能自決也亦以見之不  
蚤而計之不豫耳跡其得失之際若范蠡之爲陶朱留  
侯之爲赤松庶幾近之矣然蠡小國之臣留侯見信越  
之事雖其義甚高猶未足難也今公定鼎負璽耆舊之

臣未見其端一朝而去固世俗之所駭明哲之所疑也  
比之絳侯抱持兵之讒魏公有出守之謫君臣相嫌而  
後得免不亦殆哉夫主上明聖盛德醇厚任故方孳孳  
所以爲治而公稱老臣優養之意留之彌去堅之彌疾  
不待幾微乃所以足尙也寵榮若彼蚤見若此進則有  
絳侯魏公之績退則過陶朱赤松之高無漢宋之嫌年  
躋八十仕宦四十退居二十耆壽不衰益詠歌當世之  
盛身繫天下之望諸子彬彬咸興于縉紳之內上者列  
九卿小者不失郎吏皆賢大夫夫內外孫成行身所舉  
用皆知名天下深覽前世如公者亦可謂全名盛德矣  
非厚德其孰能如斯哉東萊古海上之地予睹傳記諸

言方術神仙之屬皆依于海上海上之事眇茫不可原也而東萊迺亦有神仙三島之處意者其在異人云卽如公始終福履而謂別有神仙蓬萊十洲之屬予所未信也于是太僕諸君以斯言壽公公乃敬舉諸君之觴

壽封君玉溪翁七十序

古之人宴飲相祝則起而爲壽詩之歌君子曰萬年祝之至也然未聞有用生辰而祝爲壽者自漢以來諸名家藝文所載其賦頌多矣獨不見所爲由壽而作者近世生辰之祝始盛而其當紀之年則尤盛焉或言其非古予以孔子稱父母之年當知也其逢辰度紀則親之加年始焉其人子有不當知而慶者乎其親戚交游有

不同其所親人子之情相慶而祝者乎故用辰爲壽子之慶其親親戚交游同其子之情而相慶可知也異乎古而合于義者也予嘗見士大夫家當其親則親戚交游往往屬名家籍重徵文辭廣歌頌張縣前布列陂壁燦然盛矣蓋近世藝文所載卽名家由壽而作者得什之三焉斯亦多已戶曹吳子定夫與予同進士于朝相善也其親玉溪壽七十今年之冬仲實逢其辰而先是天子以太廟成加恩廷臣封玉溪以其子官戶曹主事會主事君方奉使還報守官曹中而玉溪翁家居于是與同進士而在朝者咸相慶主事君而屬予文以爲玉溪翁壽予惟古之人所以貴壽者爲其積德體道身率

行義足以式邦人而示四方也故文辭歌頌者所以形容其德美傳誦其實播之詞林垂示永久立邦人四方之準者也故行而作則言而有稽觀風者有采紀傳者有述非徒以相慶之情而已也乃予聞玉溪翁好讀書負志意多感慨欲一有所施用久矣嘗試爲丞專以德惠佐百姓而未幾乞老雖不能遂其志不可量也旣罷居益務惇睦尙質本業崇雅黜漓南海人皆重其家行教子弟有法訓以忠孝博書傳考當世之業定夫旣進用貴矣而諸子及孫皆彬彬盡興于學每爲書與定夫未嘗不反覆事君勵官之義三致意焉顧屈下僚不竟其志然其所自樹立者亦足自見已今七十而壽康躬

荷天子之顯命有子立朝諸子及孫族姓內外親戚交游羅拜上壽德厚明著而文辭歌頌之設皆有其實矣豈徒以世俗之相慶者比耶其著于詞林固當而惜予非名家不足以表章德壽之略然如玉溪翁所自見定夫又砥淬任職多士人所樂與其自朝之名公彥儒及其親戚交游之賢而有文者必有起而述之使邦人可法四方可誦矣乃謝諸同進士而告不敏曰予姑以是爲定夫之當慶可也

大學士尊師存翁夫子壽序

今年九月惟我尊師少傅存翁徐公誕辰也先是公以一品三考上賜宴賜勅眷寵優渥翰林陳子謹曹子大

章皆公門人二子以份之及門久也來議所以賀公者  
惟時公方謝一切諸縉紳大夫之賀未得間而陳以轉  
南司業行矣茲當公誕辰曹子復援前議欲申弟子之  
祝份乃請言輔相之道而因致其所以爲祝焉嘗竊惟  
古之聖帝明王未嘗不資輔相以端化原弼政本故曰  
三公坐而論道言不以事也自昔稱舜舉十六相而天  
下治嘗博考史籍十六相之事見于紀載者少矣而言  
唐虞之際得人爲盛者必歸之豈其事以道爲輔佐非  
事可得而指與及讀典謨諸篇臯夔稷契四臣者其事  
略有可見要之粹然皆道也唐虞之治所以不可及者  
以其爲道化之極哉自秦漢而下當塗之士明智之公

卿因時赴會建樹功業者豈乏其人而其世日以降治  
日以卑則以于道有未足耳間嘗觀公浹洽貫穿海涵  
地負包括古今之學廣矣而視之若無知也折衷國是  
彌綸物情通用當代之才宏矣而卽之若無能也特立  
之志精白之操皦然不受世之埃垢其行高矣而處之  
若無異也以其所得于道者深也以是入而謀謨密勿  
補益主上參贊萬機變理天地安國家定社稷而持之  
以虛協恭和衷調護大體裁成庶務而守之以謙風形  
廟堂之上百僚師師庶位模楷而成之以歟蓋其中之  
所得者深故其外不易露道之所就者全故其迹不易  
顯今世之稱公者皆言其堅毅凝忍有韓魏公之度寬

大惇厚有兩博陽之風表裏明粹名實信孚天下識不  
識皆歸稱之有司馬公之望而不知其由于道也天將  
開有道之世則必生明聖之君崇履萬壽而又俾之以  
得道之輔相久于其位壽亦平格左右罔替翊贊無窮  
配三五之隆齊帝王之軌曠數千載而一遇非偶然也  
今公位益崇壽益晉益推極政化將使民物熙皞天下  
咸得引宗社縣長之運而垂之于後與四成十六相媲美  
齊光同宇宙終始溫魏博陽之風固未足以盡公者  
然則公之績非一人之績公之壽非一人之壽吾以爲  
天下後世慶而非獨以爲公也公亦安得而蓋卻之于  
與曹子同進以爲公祝

奉祝少師元老瑤翁申老先生六十壽序

傳曰法後王何也爲其世近而類已議近而易行也予嘗論漢相而獨取丙定侯焉夫丙繼博陸而爲相者也博陸有擁立功而漢史譏其不學予謂博陸之不學者不知洪範耳洪範之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臣無有作威作福玉食此萬世人臣之大戒也假令博陸學道謙讓盡謝威福從尙冠里大駕迎入之後卽還政告老退而之國北面就列侯位若將終身則庶幾哉于漢家勲可與周召爭烈矣而見不及此此以威福勝者也彼定侯者嘗挺身拒難極力保養擁護亦不小矣有舊恩而不言何威福之有蓋知大體調陰陽順四